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

十石齋



辑览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(第二十六卷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目 录
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三(续) …………… (9119)
(起丁未五月宋高宗建炎元年 讫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四 …………… (9151)
(起己酉宋高宗建炎三年 讫辛亥宋高宗绍兴元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五 …………… (9253)
(起壬子宋高宗绍兴二年 讫丁巳宋高宗绍兴七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六 …………… (9355)
(起戊午宋高宗绍兴八年 讫乙丑宋高宗绍兴十五年)

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三(续)

(起丁未五月宋高宗建炎元年 讫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)

戊申 二年(金天会六年),春正月,帝在扬州。

金兵破邓州,范致虚出奔,安抚使刘汲(字直夫,眉州丹棱人)死之,京西州郡皆破。

尼玛哈谏知邓州将为行在所,命尼楚赫急攻之,致虚遁。汲分兵守要害,自以牙兵四百登陴。敌至,皆死斗。矢如雨下,军中请汲去,汲不听,遂死之。初,议南阳备巡幸,储偫甚多,悉为金人所有。又分兵破襄阳、均、房、唐、汝、陈、蔡、郑州、颍昌府,悉迁其民于河北。通判郑州赵伯振(太祖八

戊申 二年(金天会六年,公元1128年),春正月,高宗居扬州。

金兵攻陷邓州,范致虚出逃,安抚使刘汲(字直夫,眉州丹棱人)战死,京西的州郡都被金人攻陷。

尼玛哈探知邓州将作为宋皇帝驻蹕之地,就命令尼楚赫加紧进攻,范致虚出逃。刘汲分兵把守要害之处,自己亲自率领牙兵四百人上阵。敌人到了阵前,宋军都拼死交战。敌人箭如雨下,军中将士劝刘汲赶快撤退,刘汲不听,终于战死。当初,由于议论南阳作为皇帝驻蹕的备用之地,因此储备了很多物资,如今全部被金人占有。金兵又分兵攻

世孙)、知颍昌府孙默、知汝阳县郭赞(《宋史·忠义传》作汝阳丞)皆不屈而死。

金将乌珠侵东京,宗泽败之。

金乌珠自郑抵白沙(镇名,在开封府中牟县西)。去汴京密迩,都人震恐。僚属入问计,宗泽方对客围棋,笑曰:“何事张皇?刘衍等在外,必能御敌。”乃选精锐数千,使绕出敌后,伏其归路。金人方与衍战,伏兵起,前后夹击之,金人果败。尼玛哈据西京,与泽相持,泽遣部将阎中立、郭俊民、李景良等帅兵趋郑,遇敌大战,兵败。中立死之,俊民降,景良遁去。泽捕景良,斩之。既而俊民与金将史姓者持书来招泽,泽皆斩之。刘衍还,金人复入滑。泽部将张抃往救之。抃至滑,众寡不敌。或请少避之。抃曰:“避而偷生,何面目

破襄阳、均州、房州、唐州、汝州、陈州、蔡州、郑州、颍昌府,并将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全部迁徙到河北。郑州通判赵伯振(太祖八世孙)、颍州府知府孙默、汝阳县知县郭赞(《宋史·忠义传》作汝阳丞)都拒不投降而战死。

金将乌珠进犯东京,宗泽将他们打败。

金将乌珠率军从郑州进抵白沙(镇名,在开封府中牟县西)。离汴京已经近了,汴京的人都十分惊恐。宗泽的僚属们向宗泽请教退兵之计,宗泽此时正与客人下棋,笑着问道:“什么事这么慌张?有刘衍这些人在外,一定能够抵挡住敌人的。”他又挑选精锐兵士数千人,让他们绕到敌人的后面,伏击敌人的退路。金兵刚刚与刘衍对阵,后面的伏兵就出动了,前后夹击,金兵果然被打败。尼玛哈据守西京,与宗泽相对峙,宗泽派部将阎中立、郭俊民、李景良等人率领军队进攻郑州,遭遇敌人,大战,被打败。阎中立战死,郭俊民投降,李景良逃跑。宗泽逮捕了李景良,将他斩首。不久郭俊良与

见宗公？”力战而死。泽闻桡急，遣王宣往援，已不及。因与金人大战，破走之。泽以宣知滑州，金自是不犯东京。泽得金将、辽臣王策于河上，解其缚，问金人虚实。得其详，遂决大举之计。诏诸将谓曰：“汝等有忠义心，当协谋剿敌，期还二圣，以立大功。”言讫泣下。诸将皆听命。金人屡战不利，悉引去。（泽复上疏请帝还京。“臣为陛下保护京师，自去年秋至今春，又三月矣。陛下不早回，则天下之民何所依戴？”不报。泽威声日著，敌闻其名，常尊惮之。）

一个姓史的金人将领拿着书信来招降宗泽，宗泽把他们全部斩首。刘衍返回后，金人又攻入滑州。宗泽部将张桡率军前往救援。张桡到了滑州，寡不敌众。有部将请求张桡稍稍避开敌人的锋芒。张桡说：“退而偷生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宗泽公呢？”于是奋力战斗而死。宗泽听到张桡处境危急，忙派王宣率军队前往救援，但已来不及了。王宣又与金人大战，将敌人赶跑。宗泽任命王宣为滑州知州，金人从此不再进犯东京。宗泽在黄河上抓住金将领、辽臣王策后，亲自解开捆绑他的绳子，询问金的虚实情况。宗泽得知金人详细情况后，作出大举进兵的战略决策。宗泽召集众将领说：“你们如有忠义之心，就应当协助我剿灭敌人，实现让两位皇帝回归的愿望，为此立大功。”说完流下了眼泪。众将领都表示要听从宗泽的指挥。金人屡次出战都不能得胜，只好率军撤退。（宗泽又上疏请求高宗返回汴京。他说：“臣为陛下保护京师，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，又有三个月了。陛下如不早日返京师，那么天下的百姓将如何拥戴陛下呢？”高宗仍不予答复。

金人破永兴军，经略使唐重（字圣任，眉州彭山人）死之。

罗索既破同、华诸州，遂围永兴。时京兆兵皆为经制使钱盖调赴行在。重度势不可支，以书别其父克成。克成报之曰：“汝能殉国，吾含笑入地矣。”及金兵围城，重与守臣会盟死守。而经制副使傅亮以精锐数百夺门出降。重遂与副总管杨宗闵（存中之祖）、提举军马程迪（字惠老，开封人）、提点刑狱郭忠孝（字立之，河南人，逵之子）、转运副使桑景询、判官曾谓、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等七人俱死。

东平军校孔彦舟（字巨济，相州林虑人）作乱，渡淮寇黄州。

彦舟闻金兵将至山东，遂帅所部劫杀居民，烧庐舍，掠

宗泽的声威越来越高，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字，就又敬又怕。）

金兵攻陷永兴军，经略使唐重（字圣任，眉州彭山人）战死。

罗索攻陷了同州、华州后，又围攻永兴军。此时京兆一带军队都被经制使钱盖调往行在了。唐重考虑到不可能抵御住敌人的围攻，就写信向他的父亲唐克成告别。唐克成说：“你能够以身殉国，我将含笑下九泉了。”当金兵包围了永兴城时，唐重与众守臣一起商议死守。但经制副使傅亮却率精锐兵士数百人夺了城门向敌人投降。唐重与副总管杨宗闵（杨存中的父亲）、提举军马程迪（字惠老，开封人）、提点刑狱郭忠孝（字立之，河南人，郭逵的儿子）、转运副使桑景询、判官曾谓、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等七人都战死。

东平军校孔彦舟（字巨济，相州林虑人）作乱，渡过淮河进犯黄州。

孔彦舟闻听金兵将进犯山东，就乘机带所部军队劫杀居民，焚烧房屋，抢掠财物，并向南渡过淮河，

财物，而南渡淮，犯黄州（久之，彦舟犯荆南，诏谕降之，以为湖北捉杀使，事在明年十二月）。

金人破潍州，知州事韩浩（琦之孙）死之。

鄂尔多使栋摩攻潍州，知州韩浩率众死守城。破，与通判朱廷杰皆力战死。金又入青州，寻，弃去。

宦内侍邵成章于南雄州。

时所在盗起，汪伯彦、黄潜善匿不以闻。成章上疏，言二人必误国。帝怒，除名，编管南雄州。

御批：汪、黄误国，朝野共知。自李纲罢相，廷臣遂无敢抗论其过。及陈东以诸生言事见诛众人，益复箝结相戒。成章以宦竖之激，乃能直陈无随，可谓庸中佼佼。然至杨国兴诮于寺人，朝局益不可问

进犯黄州（过了很久，孔彦舟又进犯荆南，朝廷诏令要他投降，任命他为湖北捉杀使，此事在第二年十二月份）。

金兵攻陷潍州，潍州知州事韩浩（韩琦的孙子）战死。

鄂尔多派遣栋摩攻打潍州，潍州知州韩浩率领兵将拼死守城。城被攻破后，韩浩与通判朱廷杰都苦战而死。金兵又攻陷了青州。不久，又弃青州而撤退。

流放内侍邵成章到南雄州。

此时行在群盗蜂起，汪伯彦、黄潜善不把此事告知高宗。内侍邵成章上疏，指明汪伯彦、黄潜善二人一定会贻误国家大事。高宗大怒，将邵成章除名，驱逐到南雄州编管。

御批：汪伯彦、黄潜善误国，朝野谁不知道。自从李纲被罢宰相职务后，朝廷的大臣们就再没有人敢指责朝廷的过错了。直至陈东以一介书生谈论国事而被杀害，大家就更不敢说话而且互相戒备了。邵成章以一个地位卑微的宦官，居然敢

矣。高宗犹复起其讦直，辄予投荒，何其迷而不悟耶？

以刘豫（字彦游，景州阜城人）知济南府。

豫为河北提刑，金人南侵，豫弃官，避地真州。张恣荐之，起知济南。时盗起山东，豫不顾行，请易东南一郡执政。不许，豫忿而去。

金人侵熙河，都监刘惟辅（泾州人）逆击于新店（地名，在秦州西），破之。（考《宋史·高宗纪》，新店之战是在年正月，张严之败在四月。《续纲目》并书于二月，而于三月尼玛哈焚西京条目云，尼玛哈道闻严已死，则严之死又似在四月以前，“本纪”所书，恐不足据。然新店之战，已在正月无疑。今

直谏不随，可以称得上是平庸人中的佼佼者。但到了杨因兴讼于寺人，朝廷局面就更不敢过问了。高宗牵怒邵成章直言朝廷过错不徇情，竟把他流放边荒，怎么如此昏庸不悟呢？

任命刘豫（字彦游，景州阜城人）为济南府知府。

刘豫为河北西路提刑，金兵南侵时，刘豫弃官，跑到真州躲避起来。张恣推荐他，任命他为济南府知府。此时山东盗贼蜂起，刘豫不愿去济南上任，而请求改派他为东南一个郡职。但朝廷不同意，刘豫心怀怨恨去赴任。

金兵侵犯熙河，都监刘惟辅（泾州人）在新店（新店，地名，在秦州以西）迎击，打败了敌人。（考《宋史·高宗纪》，新店之战在当年正月，张严之败在四月。《续纲目》都写在二月，而在三月尼玛哈焚烧西京条目上说，尼玛哈在路上闻听张严已死，那么张严之死又似乎是在四月以前，“本纪”所记，恐怕不足为据。但新店之战，则无疑是发生在正月。今

依之书纲，而以张严之死分注目下。)

罗索既破永兴，鼓行而西。秦州帅臣李绩降，兵势益张，引兵犯熙河。经略使张深遣惟辅以精骑二千人御之，夜趋新店。金人恃胜，不虑。黎明，军进。惟辅舞稍，刺其帅合锋洞胸，堕马死。金人夺气。(既而，深更檄陇右都护张严往追之。严追罗索至凤翔境上，锐意击敌。至五里坡，罗索伏兵坡下。严与曲端期，不至，径前，遇伏，战不利，死之。五里坡在凤翔县西。)

二月，河北盗杨进等降于宗泽。

杨进聚众三十万，丁进、王再兴、李贵、王大郎等拥众各数万，往来京西、淮南、河南北侵掠。泽遣人谕以祸福，悉招降之。有王善者，河东巨寇

依此写在纲上，而将张严之死分注在目下。)

罗索攻陷了永兴军后，又向西进兵。秦州主帅李绩投降，罗索的军队声势更嚣张，又率军队进犯熙河。熙河经略使张深派刘惟辅带领精锐骑兵三千人抵抗，夜晚直扑新店。金兵仗恃胜利，不作戒备。黎明时分，刘惟辅的军队发起进攻。刘惟辅挥舞长矛，刺穿金兵将领合锋的胸部，合锋堕马而死。(金兵气势受挫丧胆。不久，张深又命令陇右都护张严追击金兵。张严追罗索到凤翔境内，急切地想击败敌人。到了五里坡，罗索在坡下布置了伏兵。张严与曲端原来相约，而曲端没有按时到达，张严便径直往前赶，结果遇上金人伏兵，交战失利，张严战死。五里坡在凤翔县西面。)

二月，河北盗贼杨进等人向宗泽投降。

杨进聚众三十万，丁进、王再兴、李贵、王大郎等人各聚众数万人，在京西、淮南、河南、河北一带抢掠。宗泽派人晓以利害，把他们都招降了。有个叫王善的人，是河南有名

也，拥众七十万，车万乘，欲据京城。泽单骑至善营，泣谓之曰：“朝廷危难之时，使有如公一二辈，岂复有敌患乎？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！”善感泣，曰：“敢不效力！”遂解甲降。

金人破淮宁府，知府向子韶（字和卿，开封人）死之。

金人昼夜攻城，子韶率军民固守，遣人诣宗泽乞援。未至，城破。金人欲降之，子韶骂，不屈，遂为所杀，阖门皆遇害。（事闻，赐谥忠毅。初，金兵至淮宁，杨时闻之曰：“子韶必死矣。”盖知其素守云。）

和州防御使马扩聚兵于真定五马山（在正定府赞皇县东。山有五马石，因名），奉信王榛（徽宗第十八子）以总制诸

的大盗贼，拥众七十万，有车一万乘，打算占据京城。宗泽一个人骑马到了王善营地，流着泪对他说：“朝廷危难的时候，如果有像你这样的一二个人，难道还会有敌人敢来侵犯吗？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了，机不可失啊！”王善感动得流泪，说：“怎么敢不为朝廷效力呢！”当下脱下盔甲向宗泽投降。

金人攻陷淮宁，知府向子韶（字和卿，开封人）战死。

金兵昼夜围攻淮宁城，向子韶率军民坚守，派人向宗泽求援。但派出的使者还没有到达宗泽那里，淮宁城已被金兵攻破。金人要向子韶投降，向子韶痛骂敌人，拒不投降，被金人杀死，全家也都被杀害。（此事被高宗知道后，谥向子韶忠毅。当初，金兵到淮宁，杨时听说了后就说：“向子韶一定会死的。”这是因为他深知向子韶的为人。）

和州防御使马扩在真定五马山（在正定府赞皇县东。山上有五马石，因此得名）聚集军队，迎奉信王赵榛（宋徽宗第十八子）总制诸寨。

砦。

扩奔五马山砦聚兵，得信王榛于民间，奉之以总制诸砦，两河遗民闻风响应。

三月，金尼玛哈焚西京而去，总制官翟进（字先之，河南伊阳人）复之。诏以进为京西北路安抚使。

尼玛哈闻张严东出，自河南西入关，以援罗索，尽焚西京庐舍，掳其民而北。时韩世忠以所部万人受诏赴西京捉杀盗贼。尼玛哈复留乌珠屯河阳以待之。翟进得以其众复京西。宗泽奏进，为京西北路安抚使。诏从之。（尼玛哈在道，闻张严已死，遂自平陆渡河，还云中。既而，乌珠来攻西京，进与韩世忠迎战，而败。世忠收余兵南归。进复集乡兵与战，屡败之，杀其将翟海，乘胜遂入洛阳。金师益至，斧门而入。进与巷战，金人引去。时乌珠等闻尼玛哈渡河，亦留兵戍河阳，北还。）

马扩奔赴五马山寨聚集兵马，在民间找到信王赵榛，请他来主管诸寨，两河地区百姓听说后都起来响应。

三月，尼玛哈焚烧西京后撤离，统制翟进（字先之，河南伊阳人）又收复了西京。诏令翟进为京西北路安抚使。

尼玛哈闻听张严从东面进兵，连忙从河南向西入关，来援助罗索，并把西京的房屋全部烧毁，又掳掠西京的百姓徙往河北。此时韩世忠率领所部兵马一万人接受诏令到西京捉杀盗贼。尼玛哈又留乌珠进驻河阳来准备迎战韩世忠。翟进因此得以带领他的兵众重新收复西京。宗泽上奏朝廷，要求任命翟进为京西北路安抚使。高宗下诏同意。（尼玛哈在路途中，听说张严已死，从平陆渡过黄河，返回到了云中。不久，乌珠来攻西京，翟进与韩世忠迎战，但被打败。韩世忠收拾残兵南归。翟进又组织乡兵与乌珠作战，多次被金兵打败，金兵杀了他的部将翟海，又乘胜攻进了洛阳。大批金兵涌来，并用斧头砍破城门冲进去。翟进与

知中山府陈遵为其下所杀，金人遂破中山。

中山受围三年，城中粮绝，人皆羸困不能执兵。知府陈遵欲尽括城中兵力战。部将沙振潜裹刃入府，害遵及其子锡等十七人。振出，为帐下卒所杀，碎裂之，身首无余。城破，金人见遵尸曰：“忠臣也。”敛而葬之。

夏四月，金罗索侵泾原，经略使曲端使吴玠击之。罗索败走同华。

罗索既破张严，势益张，引兵侵泾原。曲端使吴玠逆击于青溪岭（在平凉府，泾州西南），士殊死斗，大败之，金人遂东走同华。

金兵展开巷战，金兵退却。此时乌珠等人听到尼玛哈已渡过黄河，也留下一部分兵马戍守河阳，然后率军返回北方。）

中山府知府陈遵被他的部下杀害，金兵攻陷中山府。

中山府被金人围困了三年，城中粮食断绝，兵士们已饿得没有力气持兵器了。中山府知府陈遵想将城中全部兵力与金兵死拼。他的部将沙振却怀中藏刀悄悄潜入府内，杀害了陈遵及他的儿子陈锡等十七人。沙振从府中出来时，被陈遵的部属杀死，并砍碎了他的身体，使他的身子、脑袋都没有留下来。金人见到陈遵的尸体说：“是位忠臣。”将他的尸体收敛安葬了。

夏四月，金人罗索侵犯泾原，经略使曲端派吴玠迎击。罗索被打败后逃到同华。

罗索打败了张严，气势越发猖獗，又率军队侵犯泾原。曲端派吴玠到青溪岭迎击（青溪岭在平凉府，泾州的西南），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，金兵大败，向东逃至同华。

石壕(镇名。在陕州东南。唐杜甫诗“暮投石壕村”即此)尉李彦仙复陕州。

金人得陕，用降者守之，使招集散亡。时彦仙保三砦，屡败金师，破其五十余壁，以计复陕州及绛、解诸县。事闻，诏彦仙知陕州兼安抚使。

御批：李彦仙以一尉，而能破五十余壁，可见忠义激发人人足以自效。彼为大将拥重兵而望风奔溃者，实彦仙之罪人也。

工部侍郎兼侍讲杨时罢。

帝初即位，除时工部侍郎。陛对言：“古圣贤之君，未有不以典学为务者。”除兼侍讲。以老连章丐外。遂以龙图阁直学士，提举洞霄宫。（既而，以本官致仕。初，时在东郡，先逵陈瓘、邹浩皆以师礼

石壕(镇名。在陕州东南。唐杜甫诗“暮投石壕村”即指此地)县尉李彦仙收复陕州。

金人占据了陕州后，任用投降的人守卫，并让他们去招纳那些逃散无家可归的百姓回来。此时李彦仙正守卫三寨，屡次打败金人，攻破金人五十余个军营，并用计收复了陕州及绛州，解除了诸县危机。朝廷知道了，特下诏命李彦仙为陕州知州兼安抚使。

御批：李彦仙以一个小小的尉官，竟能攻破金人五十余个军营，可见他的忠义能激发所有的人自觉拼死效力。那些拥有重兵却望风奔逃的大将们，实在是李彦仙的罪人啊！

工部侍郎兼侍讲杨时被罢官。

高宗刚即位时，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。他对高宗说：“古代的圣贤君主，没有不以读经典为当务之急的。”于是任命杨时兼侍讲。杨时以年迈多次上疏要求离职。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，提举洞霄宫。（不久，又以此官退休。当初，杨时在东

事之。既渡江，东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。)

以信王榘为河外兵马都元帅。五月，下诏还京师，不果。

时，宗泽招抚群盗聚城下，又募兵储粮，召诸将约日渡河。诸将皆掩泣听命。泽乃上疏，大约言：“祖宗基业可惜，陛下父母兄弟蒙尘沙漠，日望救兵。西京陵寝为敌所占，今年寒食节未有祭享之地。而两河、二京、陕右、淮甸百万生灵陷于涂炭，乃欲南幸湖外，盖奸邪之臣，一为仇敌方便之计，二为奸邪亲属皆已津置在南故也。今京城以增固，兵械已足备，人气已勇锐。望陛下毋沮万民敌忾之气，而循东晋既覆之辙。”奏至，或言信王榘有渡河入汴之谋。帝乃降诏，择日还京。既而，不果。

郡，学者陈瓘、邹浩都以老师之礼对待他。渡江后，东南一带的学者推杨时为程氏正宗传人。)

任命信王赵榘为河外兵马都元帅。五月，下诏回京师，但没有成行。

当时，宗泽招抚的群盗聚集在汴京城下，又招募士兵，储备粮食，召集诸将领约定日期渡过黄河。众将领都哭泣着听从了宗泽的命令。宗泽上疏高宗，大略说：“祖宗基业可惜，陛下的父母兄弟如今还蒙尘在沙漠之中，日夜渴望救兵到来。西京帝王陵寝还被金人占据，今年的寒食节却没有祭享的地方。而两河、二京、陕右、淮甸百万生灵涂炭，此时竟然有人想让皇帝南行驻蹕湖外，这都是那些奸臣，一方面是为了讨好敌人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亲属已迁置南方的缘故。如今京城防守更加牢固，兵器也已准备充足，军队士气振作勇锐。希望陛下不要挫伤万民同仇敌忾之士气，而重蹈东晋倾覆之辙。”宗泽的奏章到了，有人说信王赵榘有渡过黄河进京城计划。高宗一听，马上下诏选择吉日回京师。不久，又未成行。

御批：前儒谓高宗非不知和议之不可恃，恐二帝果还于己有不利耳，此言实洞见其肺腑。观李纲、宗泽等屡请还京，言之恳切，而卒不见听。及一闻信王入汴，即有择日还京之诏。于仇雠则甘心避之，于兄弟则投袂争之，其忌刻出于天性，乃知前论固不为过当也。

许景衡罢，寻卒（谥忠简）。

时朝廷有大政事，景衡必请间极谏。黄潜善、汪伯彦以为异己，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议，为景衡罪罢之。景衡行至瓜州，得暍疾卒。（景衡得程颐之学，志虑忠纯。议论不与时俯仰。既卒，帝思之，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执政忠直，遇事敢言，惟许景衡尔。”）

御批：过去学者们说高宗并不是不知道和议不可靠，只不过是怕两位皇帝如果真的回来对自己不利罢了，这真是洞察了高宗心虚的肺腑之言。考察李纲、宗泽等人多次请求高宗返回京师，言辞恳切，但都没有打动高宗的心。但当他一听说信王赵榛要进京师，就连忙下达选择吉日回京师的诏令。对仇敌他甘心躲避，对兄弟却争权夺利，他的妒忌出于天性，显然，过去学者所议论一点也不过分。

许景衡被罢官，不久去世（谥忠简）。

此时朝廷凡有大事，许景衡就请求屏退他人而在皇帝榻前极力谏言。黄潜善、汪伯彦把他视为异己，借口他曾经有请求皇帝幸江南的建议，作为其罪名而罢了他的官。（许景衡到了瓜洲，患了暑疾而去世。许景衡得程颐之学，志向意含忠纯。他的议论从不看风使舵。去世之后，高宗思念他，说：“我从即位以来，办事忠直，遇事敢言的人，只有许景衡了。”）

定诗赋经义试士法。

元祐中，科举以经义诗赋兼取，绍圣以来，罢试诗赋。至是命参酌元祐科举条，制定试士法。中书省请习诗赋举人不兼经义，习经义人止习一经，解试、省试并记数，各取，通定高下。（故事，廷试上十名，内侍先以卷奏定。帝曰：“取士当务至公，岂容以己意升降？”自今，勿先进卷。）

以宇文虚中充金国祈请使。虚中降金。

虚中时窜韶州，会诏求使绝域者。虚中应诏，乃复资政殿大学士，充祈请使，称臣奉表于金。时金人方兴兵南侵，已留王伦、朱弁矣。虚中至，金人遣之归，虚中曰：“奉命北来，求请二帝，二帝未还，虚中不可归。”遂留。时金国初建，制度草创，颇爱虚中有才艺，每

制定诗赋经义试士法。

元祐中，科举是按照经义与诗赋兼取的制度，而从绍圣以后，取消考试诗赋。现在下令参酌元祐时的科举条例，制定试士法。中书省请求讲习诗赋的举人不兼试经义，讲习经义的人只讲习一种经，解试、省试一并计算，各自录取，一并决定高下。（按：过去的惯例，廷试前十名，内侍先要将他们的试卷奏请皇帝定夺。皇帝说：“取士最重要的是公正，难道能允许以一个人的意见来决定他们的升降吗？”从此以后，再没有先向皇帝呈上试卷的作法了。）

任命宇文虚中为金国祈请使。宇文虚中却投降了金。

宇文虚中曾被贬到韶州，正逢高宗下诏寻求出使金的使臣。宇文虚中出面响应诏令，于是朝廷恢复了他资政殿大学士职务，并任命他为祈请使，向金称臣呈上奏表。此时金人正派兵南侵，已扣留了宋原先派去的通问使王伦和副使朱弁。宇文虚中到达金后，金人要他回去，宇文虚中说：“我是奉命北上迎请两位